

40年儿童文学名家名作
数百篇获奖作品经典荟萃

年华旖旎

一往纯真

纯真年华

purity times

金波 樊发稼 安武林◎主 编



桃花烂漫
花小说卷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纯真年华

金 陵 望 天 楼 安 成 林 等 著
purity times

桃花烂漫
花小说卷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烂漫/安武林主编.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5

(纯真年华:新版,3.“花”小说)

ISBN 7-5007-8090-7

I. 桃... II. 安...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534 号

TAO HUA LAN MAN

(纯真年华)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海飞

执行出版人:赵恒峰

策划:汪露露

装帧设计:耀午书装

责任编辑:汪露露

插图:欧佳怡

责任校对:刘占生

责任印务:李书森

社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总编室:010-64035735

传真:010-64012262

发行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北京恒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980×1440 1/32

印张:7.875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00千字

印数:1—14900册

ISBN 7-5007-8090-7/1·782

定价:19.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序

曹文轩



中国的儿童文学水平如何？

当我们如此设问时，我们的脑海中就会自然浮现出一幅图景——世界儿童文学像一座连绵起伏、十分壮观的山脉，而我们的儿童文学则总是习惯地摆出一副仰望的姿态，这个姿态一摆几十年，至今已成冻结的雕塑。

其实，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果真有这样遥不可及的差距吗？不，差距虽有，但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与整体。我甚至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是与世界儿童文学并驾齐驱的——我们还拥有世界儿童文学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而优良的品质。另外，拿整个世界儿童文学来与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比较，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比较。组织一个世界明星梦之队来进攻一个平常国家的球队，这肯定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世界儿童文学，固然高峰座座，但这些高峰并不矗立在一个国家，而是散落处处的。将这些高峰聚在一起，然后比试，然后说事，说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显然是不公允的。

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在上世界上风光走俏，其原因未必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质量。我们可能要另找原因。有时我就在想，如果《哈利·波特》是一个中国

作家所写，它的境况又将如何？还会有这样的全球性的阅读疯狂吗？我很怀疑。我揣测：别说在世界上风靡了，在中国本土能卖出个十万二十万册就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业绩了。那时候，那些巧舌如簧的批评家们一个一个皆像哑巴一样，是视而不见的。我想这样的下场是不是与我们处于弱势文化有关？说弱势文化可能也不准确——我们的文化在质量上未必就是差的、低下的。说弱势，倒还合适——经济上的弱势、综合国力的弱势。是如此弱势导致了我们的话语权的丧失。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说话的份儿。因此，中国的儿童文学要想被世人注意、大红大紫，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国家用它的实力迫使世界承认，在东方有那样一个国家，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国要想走到世界的中央，所遇到的阻力大概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压制，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吗？中国人似乎就应当永远受穷，就应当永远处在三等公民的位置上。中国稍有起色，世界上就会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压制欲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好。另外，

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世界的价值模式与评估体制。成人文学那里，早些年一直被诺贝尔情结所纠缠，自从一个叫高行健的人赢得这一桂冠之后，一下子就为数年的重压之下解脱了。中国人发出一声长叹：世界的最高标准原来不过如此！儿童文学这里又何时才能得到解脱呢？

看看多卷本《纯真年华》吧，也许我们就有了信心与希望。

这是一个图画的时代，来自各种载体的五颜六色的画面正在覆盖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字世界在日甚一日地灰暗与萎缩着。

孩子们生下来就是面对愈加光怪陆离的世界，他们当然不知道，人类的文明虽然是从图画开始的，但是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类走向了更高级的文明。由图画而文字，人类开始了新的进程。文字意味着人类有了更抽象思维的能力。文字是人类智力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发生的。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便获得了一个更完善也更有效的思维方式与叙述这个世界的表达方式。文字使人类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方面，是功德无量的。没有文字之前的文明，是原始性的文明。仅仅依靠图画的人类历史，无论今天

的人怎么去阐释它的神奇、神秘与深邃莫测，也是无法与文字出现之后的人类历史相比的。文字使历史得以书写，使文明得以传承。

如果没有文字，今天的人类会将如何？然而，现在文字的世界却在节节败退，而图画世界却像洪水一般在蔓延。当然，这并不是倒退，我们可以视此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不过，我们对文字的日益衰弱，还是应当有所疑虑与警惕。如果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不能保持一种文字与图画的均衡，我们究竟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

让我们在接受图画的福音时，依然沉浸在文字巨大的快感之中。

文字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无法丢弃的方式，文字甚至就是这个世界——这

个世界的隐喻、这个世界的结构。20世纪的哲学家们不仅发现了文字与思维的关系，也发现它与世界本体的关系。研究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居然就是研究语言文字。

文字还在创造世界，而这种创造，是图画无法代替的——图画的创造是另样的创造。

文字在营造境界、养就格调方面，也有图画所无法取代的功能。用文字写成的文章与书籍，永远是我们所无法丢失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文字会给我们一份清凉、一份安静、一份圣洁。文字是我们获得健康与健全人格的永远的朋友。文字乃是造物主的恩赐。

亲近这套书吧，因为它们是一些优美的文字。

2005年6月2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主编寄语



这一代人的希望和焦虑

安武林

厚厚的六本书把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从幕后拽到了台前，他们自信的神采和神态从每一张照片中都可以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还略带一点焦虑，但他们站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风景的深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儿童文学熠熠生辉的希望，这一点是无可比拟的真实。

儿童文学是一个很暧昧的名字，暧昧的根源产生于很多很多人对儿童文学的误解。从现实的客观划分来说，儿童文学的读者群应该涵盖了从小学到成人之前这个年龄段。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它应该是给所有拥有童心和对童年怀有某种恋旧情结的人看的。犹如《儿童文学》的宣言一样，它是给“9~99岁”读者看的。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或者说哗众取宠的广告词，而是有相当深刻的科学依据的。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是对童年梦想的一种延伸。”也难怪许许多多大学生还在校园里津津有味地阅读《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

但是，现实是不尽人童的。人们一提到儿童文学就会发出不屑和暧昧的微笑。他们除了知道安徒生和格林这样经典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之外，世界上的其他经典儿童文学作家和我们国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甚至是惊人的无知！但这种无知并不可怕，也不是多么根深蒂固，只要他们稍微留意一下儿童文学，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认识和态度。《儿童文学》这本古老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刊物现在骄傲地屹立在人们的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非常有意义的是，这四本小说和两本

童话作品的作者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儿童文学》这本刊物起步的，《儿童文学》曾经给过他们美好而又温暖的回忆。如今，他们已经是
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力量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希望所在了。

其实，许许多多作家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曹文轩的《草房子》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少年们的成长的隐痛和过
程。而他的《蓝花》，则是充满经典气息的悲悯之作。我们从他的作品
之中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另一个具有同样审美气质的作家：白先勇。
张之路的《非法智慧》则是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他对科学冷峻的思
考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上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他很善于构思
故事，这和他从事电影策划和编剧的工作有关。秦文君的《男生贾
里》、《女生贾梅》风靡于校园之中，她对中学生生活的精确地把握和
深刻地洞察以及高超的叙事能力的运用都是高人一筹的。金波的《乌
丢丢的奇遇》积聚诗人数年的文学思考和一生的文学经验，写出了这
本带有生命体验色彩的经典之作。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情深意
长，幽默有趣，是他典型的“梅氏语言风格”的从容的体现。还有冰
波、周锐……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儿童文学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作品代
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

我向来认为一部经典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经典了。那种“生者
给逝者发证书”的评价标准，是当代人对当代经典作品缺乏判断力的一
种标志。安徒生作品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经典了，而我们只不过
做了一些不断发现不断解读的工作而已。经典就是那种约定俗成的，
也可能是高傲冷漠的东西，只不过后者让我们接受的过程缓慢一些而
已。我们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外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
书，在我国并不畅销。但不畅销并不能代表他们的作品不好，而是他
们作品中的生活、风俗、精神、情感、习惯、宗教，乃至审美上的所表
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能不适合我们中国儿童阅读。我们这些儿童文学
作家生长在这一片热土上，他们深知身边的儿童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东西，所以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亲和力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成为我们
国内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独有的优秀品质。杨红樱就

是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分类，那么，薛涛、彭学军、林彦无疑是同一个类型的作家。他们毫无疑问是那种有自己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儿童保持一种生活上的距离，但在艺术上却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品位。李志伟、王蔚都是孤军奋战的作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一心一意为孩子们写作。张洁是那种细腻而又富于内心体验的作家。谢倩霓是那种写得越来越好的具有实力的作家。杨鹏是很善于掌握网络和密切关注科幻发展的作家。汤素兰是相当有品位的童话作家，她的童话具有高贵的品质。杨红樱的童话有浓得化不开的妈妈情结，柔情和柔美是其主要的特点。王一梅是个在故事构思上有精到之处的童话作家。葛竞这个一直被大家看好的童话作家，一直致力于魔幻童话的创作。伍美珍和郁雨君、饶雪漫是花衣裳组合的成员，她们的作品富有青春气息和时尚的特点。殷健灵、周锐、李学斌……如果可能，我很乐意把每一个作家的特点都写在这方寸之内。我不能不提到相当一批学者型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金波、梅子涵、彭懿、徐鲁等，他们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是学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研究的领域，但在创作上又有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风格。也可以说，非常明显。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体例，什么样的角度，他们都愿意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这一代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希望。多才多艺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深情地说：“儿童文学是一个神圣的事业，是一个快乐的事业，是一个幸福的事业。”他的话不仅是个人的体验，也说出了所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心声。但是，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都很焦虑。这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阅读的时代，是一个光和影让人眼花缭乱的年代，是一个让童年和童心变得极其容易消失的时代。人们很难和文字激情相遇，平静地凝视。那种飞扬的想象、沉静的思考、领略文字魅力的心境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笔

下都带着深深的焦虑和忧患。这种焦虑和忧患会转化成创作上的激情和动力，转化成创作上的探索和调整，转化成个人修养的提高以及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坚定的守望。我想，这些作品足以向我们展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的才华以及神圣的使命感了，也能体现他们对我们儿童的关注与呵护之情。

厚厚的六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个检阅。但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个别作家的作品未能收录入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再加上体裁所限，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并不能提及。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名字在另一些文字中闪烁。但我想说的是，如此规模浩大的作者阵容和优秀作品的集结，目前国内少儿出版界并不多见。我愿意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所包含的寓意奉献给读者，请读者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对这套作品的评价并不比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专业批评家差。因为，这些作品是写给他们看的，所以，相信他们最有资格评价。



目 录

contents

序	\ \ 曹文轩 / 3
主编寄语	/ / 这一代人的希望和焦虑/安武林 / 7
林 彦	\ \ 断弦 / 2
	\ \ 蝶梦 / 21
饶雪漫	/ / 假如深海鱼流泪 / 34
	/ / 七个寂寞的日子 / 48
徐 鲁	\ \ 文科班往事 / 60
	\ \ 三个人的小屋 / 83
谢倩霓	/ / 穿越而过 / 94
	/ / 不曾改变的呼吸 / 108





- 左 泓 \ \ 连接冬天和春天的日子 / 122
 \ \ 季节的颜色 / 142
- 秦文君 / / 四弟的绿庄园 / 164
 / / 我家老郑 / 176
- 董宏猷 \ \ “条长”波波 / 190
- 孙卫卫 / / 班长上台 / 204
 / / 女孩也很酷 / 213
 / / 男生熊小难和女生蒙小萌 / 220
- 编辑后记 \ \ 这是一片美丽的天空/汪露露 / 238





关于写作，我是高中毕业前才推开文学这扇窗的，当时我读到一篇很美的小说，让我体会到没有翅膀也能在文字的世界里飞翔，而今我在这个世界里已经飞翔了十多年，留下一堆给少年看的文字。我的梦想是用自己的文字带着明天的少年飞翔。



林彦

林彦，1971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签约作家。1992年开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和小说集近百万字，曾获过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大奖和湖北文学奖等奖项。





* 断 弦

林 彦

（教我写小说的父亲自己也一直想写小说，我写过很多小说后，他的第一篇小說始终没有完成。他是很不甘心地老了，只能借我的笔讲讲五十年前的一段旧梦。于是，他把我推到1952年秋天的阳光下……）

羊山是座穷山，大而老实。大气都不敢出似地蹲在皖中一隅，安静得像没有一样。这座山里的人，有点像山上的树叶，生长一季，又悄然零落，一个带响的都没有。因为穷，许多事就顾不上了。羊山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学念书的好命。

在羊山，管教书匠叫老师大约是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羊山人一直称教书匠为先生。

羊山的先生其实只有一个，大名叫麻先生。

麻先生在羊山开城桥开学馆已经二十来年了。

开城桥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全是山乡，也不全是水乡。山在这个地方是不缺的，西北方向耸着、俯着、卧着、蹲着的全是青山。水则割据东南。很长的一条河，弯到这里竟开阔了一点湖的襟怀。水没有什么波澜。洲、渚、青蘋、白苇、红菱、翠鸟、苍烟、夕照都画在湖上。湖像一面镜子。从水路行舟，到县城是七十里；从山路越羊山到县城是九十里。山水都没有为



乡民们疏通出一点便利。外面的世界要渗进这片湖光山色，很难。

麻先生学馆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羊山将念书不称为上学，叫“喝墨水”。开城桥是出百工的地方，竹匠、木匠、织席、弹棉花、刨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念书喝墨水，只有麻先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麻先生在羊山人心里的地位，非常恰当。谁家想让孩子识字，就送到麻先生馆里喝点墨水。

50年代的某个秋天，父亲挑着一担谷子牵着我向麻先生的学馆里走来。五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时而惊动两只水鸟，时而射进秋天的阳光。父亲走得沉重、急迫。那担谷子是我的学费。

我一直没敢奢望父亲会舍得每年花一担新谷供我念书。念书应该是阿虫的事才对。阿虫是大队童会计的儿子。他是独子，家境也宽裕。他的两条绿鼻涕特别引人注目，不分季节地拖在鼻子底下，擤不干净也吸不进去，活像两条青虫——我们就都叫他阿虫。

人秋傍晚，阿虫的爸爸送来一张通知书。父亲刚从地里回来，在裤腿上擦擦满手的汗泥，才接过纸片，翻来倒去折腾了几下对着有字的一面问，这是叫我做什么？

童会计一边拍耳后边的花蚊子，一边抬起和脖子平铺直叙打成一片的胖脸，说，好事，通知你家碎米上学念书。

念书，是有这个打算的……父亲谦恭地说，只是收成不太好，谷子少了怕对不



起先生……

今年不收谷子了，要钱，四块。童会计说。怕父亲不明白，又补充了那张纸片的内容：区里下的通知，羊山今年自办小学，正规学堂。上面还派了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老师来教书。我家虫子上的就是他的学。不过，入学的少了些，你家碎米也去凑个数。

父亲的脸无声地黑了。

报不报名随你，反正我通知到了。童会计懒得再费口舌，走了。

估摸会计走远了，父亲一清嗓子，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第二天中午，父亲从村外回来。母亲往桌上端饭，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我还说来了什么好先生，一个偏分头！才二十几岁……哼！字写得跟野鸡扒雪一个样，算盘不会打，懒驴拉磨！长得倒白白净净的！他能教好学生？还喝过洋墨水！你供得起你家虫子，我可不敢糟踏我家的谷子……”

开城桥衡量先生有没有本事是两条标准，一是毛笔字，一是打算盘。像麻先生能把算盘扒得落子如飞，能用毛笔或楷或隶写墨花射日的春联，就凭这两样，通向麻先生的学馆路，多年来总会被许多虔敬的脚磨得格外平坦。

现在这条路被打进一个楔子：大队新办的小学就拦在途中。新学堂是刚完工的两间青砖瓦房，在开城桥的土屋茅舍之间，鹤立出一种新气象。新学堂和麻先生的老式学馆隔得不远，中间横着一条旱沟，半丈深，有些像地面裂开的一张干渴的嘴。沟上简单地搭一根独木桥。这道桥牵着两所新旧学堂营造出一处别扭的风景，仿佛一个老妇挽着一个青年。

父亲牵着我走过新学堂。

一位白皙单薄、梳着偏分头的年轻先生迎出米。

来报名啦？欢迎！

不，我们去那边，麻先生的学堂！

父亲的语气抵制不住地骄傲，同时故意响亮地把谷子换到左肩。偏分头



先生脸红了，有点失望、有点讷讷、有点感伤地让在路旁。父亲牵着我昂头从独木桥上走过去。

麻先生的学馆到了。

这三间是学馆！

依山傍水，沾着湖光又靠山色。三间房，清一色的杉木板壁。屋顶一半黑瓦一半茅草。门前几株大桃树，花谢了，很青很秀的叶。山芭蕉红得毫不羞涩，燃着秋的热烈。门正对着湖畔，沿湖历历垂着古柳。屋后向阳处安排一处好大的药圃，姹紫嫣红，四季都润着颜色。同样是竹篱茅舍，这几间学馆收拾得很清爽，很见气度。迎门上挂着一块陈旧的匾，上题麻先生手书“开蒙馆”三个大字。

父亲和我虔诚地候在开蒙馆前。麻先生看见了，沉静地向父亲点点头，示意稍候，仍旧对馆内几十个指头一样长长短短的孩子讲课。学馆里安静得很，除了先生讲课，就是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吸鼻涕声。

片刻后，麻先生合上书迎出来。身后沸腾起琅琅读书声。

麻先生是和父亲年岁相仿的中年人。青衣布鞋，瘦瘦净净，不同于山民们树桩般的敦实毛糙，有点像棵修竹。一张麻脸如鸟蛋的壳儿。

几天后，我用母亲给我准备的蓝布裹着一本书两支笔，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课。

我被安排在开蒙馆的壹组。开蒙馆里的规矩，学生上课是按年龄大小及入学先后坐成四排的。从小到大，由壹到肆，每组如同一个年级。麻先生讲课，从壹组开始，讲一阵子，布置作业；再给贰组讲，布置作业；然后叁组，肆组。新生入学，讲课就要多一道仪式：取学名。羊山的孩子，大多只有很贱的小名，如腊狗、癞子、阿虫之类。至于大名，因为在田间地头没有使用的价值，能省就省了。到开蒙馆喝上墨水，名字是首先要脱胎换骨的，须由家长请麻先生取一个学名。

入学第一天，麻先生庄重地在我练字的石板上写了三个字，让我捧起石